内蒙古喀喇沁旗出土契丹小字铜镜考释

刘凤翥　翁善珍　郑瑞峰　金永田

1973年春，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喀喇沁旗永丰公社当铺地大队社员在本队“房身地”地方平整土地时发现八角形铜镜一面(图一,1)。经仔细研究，知道是铸有契丹文字的珍贵文物。

这种铜镜过去在朝鲜曾出土过一面，收录在《辽陵石刻集录》和《古镜图录》等书中。

新出土的铜镜铸有四个契丹小字。左下侧面阴刻汉字“宝坻官”三字，“官”字下有一划押。所以此镜也被名为“宝坻官”镜。据《金史·地理志上》，宝坻为大兴府县名，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置。据推测，此镜为辽代所制，在金代被宝坻县的县官检验时签刻上“宝坻官”三字。这是由于金代连年战争，货币短缺，铜禁甚严所致。金代曾三令五申严禁毁钱铸镜。即便是家藏的古镜也要送交有关部门检验签刻方为合法。“宝坻官”三字仅说明此镜曾经金代宝坻县官员检验，不是毁钱私造的。并不能说明造镜的时间和地点。近来有些谈论铜镜的文章对具有金代职官的签刻字的镜子，一律当作金代镜子来对待。见有“上京宜春县”边款的镜子就认为这是“铸造铜镜的地点”，并引申说“这可能表示铜镜只能在本地使用，不许远售”①，这些论证，应是一种误解。

朝鲜出土八角铜镜上的四个契丹小字被中外学者考释为“寿昌宫镜”、“福永宫镜”、“群百幸福之镜”、“万福增寿”、“全福益寿”、“福寿双全”、“百福并臻”②，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有必要根据契丹文字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这四个契丹文字重加考释。

首先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中在辽代部分陈列了形制完全相同的两枚契丹小字铜钱，其照片发表在1973年第8期《文物》第39页上。钱上的四个契丹小字与“宝坻官”铜镜上的契丹小字完全相同，仅仅是排列顺序稍有差别。这四个字既然用在镜上钱上都合适，它就排除了有什么“镜”、“通宝”、“元宝”之类的词，必然是一句吉祥语，因而铸有这四个字的铜钱也不是平时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而是一种压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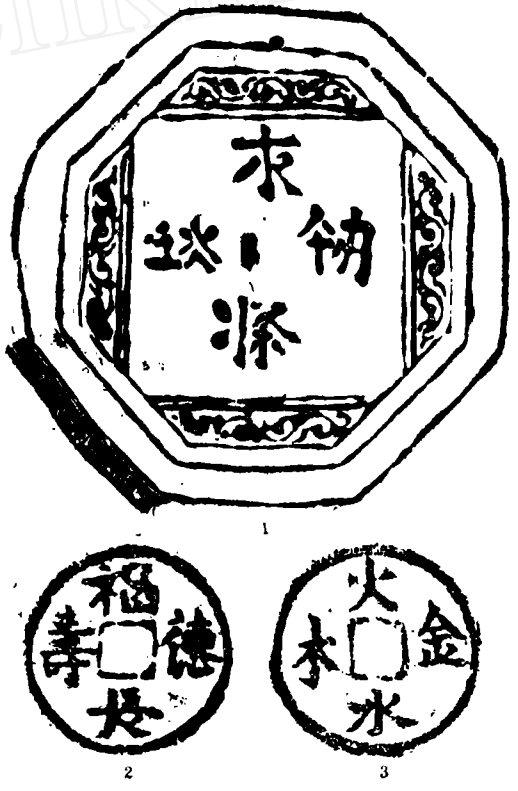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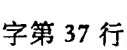


图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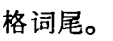
1.“宝坻官”铜镜拓本
2,3. 巴林左旗文化馆所存铁币拓本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字由和两个原字拼成，两个原字的音值分别为 Si 和 ∂n，二者相拼而为 Sin，于义为“寿”，经常作年号“寿昌”用。

字的读音虽暂不知，但是罗福成根据汉文哀册和契丹文哀册的对比，把“”二字释为“永福陵”的“永福”二字③。验之契丹小字第 37 行的“”为“天长地久，呜呼哀哉”④ 的释文，越发令人信服。字有“永远”、“长久”之意。字由和两个原字拼成，音 i，的读音暂不知。这样一来，四个字中已经有三个知道其意义。要解读剩下的一个字，需参考另一件文物。

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土木富舟公社保力嘎沟大队第八生产队包常贵于 1977 年 11 月 17 日送交巴林左旗文化馆一枚铁币。这也是一枚压胜钱，正面铸有“德福长寿”四个汉字，背面铸有“金火水木”四个汉字(图一，2、3)。正面的“德福长寿”四个汉字也是一句吉祥语，即有德有福之人必然长寿之意。这四个字中有三个字与“宝坻官”铜镜上的契丹字意义相同。铜镜上剩下的一字也应与铁币中的“德”字相同。

在契丹小字资料中，“德”字多作汉语借词，例如《故耶律氏铭石》第 5 行开头的字为“德祖”之音译，《萧仲恭墓志》第 36行中的“”为“德宗”之音译，并有所有格词尾。契丹原字和为同音字，均音 d，音 i，二者相拼为 di，即“德”字之音译。“宝坻官”铜镜中剩的字，第一个原字恰与《故耶律氏铭石》中字的第一个原字相同，如果与是同音字，当然也是“德”的音译。不过根据另外的例子，字似乎与不是同音字。因而此处的虽可释为“德”字之义，但它不是汉语借词，而是契丹本民族语言，发音似为“迭剌”。拙见容另陈。

综上所述，“宝坻官”铜镜的四个契丹小字是分行读法，即把四个字分为三行，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契丹字铜钱的读法是上下右左，它们的顺序都是“”，逐字释为“寿长福德”，即“寿长是由于有福有德”之义。巴林左旗文化馆所藏铁币正面汉字也是分行读法，合起来为“德福长寿”，即“有德有福之人必然长寿”之意。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探索性的解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把铜镜和铜钱上的四个契丹小字释为“寿长福多”的另一种释法⑤虽不如现在的释法圆满，但也不是绝对说那种释就不对，姑且两存，以待进一步研究。

注　释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 2 期第 211 页。

② 罗福成：《道宗仁圣皇帝国书哀册考》，载《辽陵石刻集录》卷四；村山七郎：《契丹字的解读方法》，载《言语研究》1951 年 17、18 合刊号；爱宕松男：《契丹文字鱼符、玉盏、铜镜铭文之解读》，载《文化》第 20 卷第 6 号，1956 年；陈述：《跋吉林大安出土契丹文铜镜》，载《文物》1973 年第 8 期。

③ 《辽陵石刻集录》卷四罗福成在契丹小字《道宗哀册》摹本中所作的释文。罗氏在文章中释此二字为“宫镜”，在摹本中又释为“永福”，说明先后时间不同，认识也在前进。

④ 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 年第 4 期，引文见 56 页。

⑤ 刘凤翥：《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 年第 1期，第 129 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